

北平賤譜一



前言

茗上費君是我的老朋友，喜書畫，好收藏，尤嗜讀書。去年初冬在嘉泰拍賣會上，他搶拍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的前一天，還和我通電話，有志在必得的決心。第二天他如願后，來電話報喜，並透露了他的真正願望，讓這部中國版畫史中惟一一部從頭至尾由兩位文化偉人策劃、編輯、出版的名刻化身千百，以饗對魯迅先生永懷崇敬的衆多讀者。一年過去了，我還在盤算着找個機會問他，重印這部書的初衷有沒有改變，昨天晚上他却來了電話，告訴我此書已經交給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一切就緒，只等開印了。我自然是萬分驚喜。但他不容我向他祝賀，却派下一個硬差，讓我在書前寫幾句話。

這部已經載入現代文化史冊的巨刻的成書過程，早已成爲書林佳話，《魯迅全集》中與此書相關的信件達數十封，訪箋、選箋、定版式、談裝訂，直到發行、贈送，在這些書信中都有詳細的記錄，讀者自能深切地體會到魯迅先生爲此書所付出的血汗和得到的欣悅。那麼我還能對此書說些什麼呢？可是正在我準備給費君回話，表示自己的德能都不堪重托的時候，突然想起四十年前與西泠印社的一段因緣，一時心血潮涌，竟有些三吐不快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已經發布了停止『大串聯』的通知，但已經泛濫于各地的人潮却一時不易退去。于是我和兩位學兄就趁着退潮的混亂，登上南下的列車，途中却開了小差，直奔黃山，然后在十二月初到了杭州。孤山上游人如織，勝過張宗子筆下的『西湖七月半』，但全是各地來串連的學生。藏有漢三老碑的石室，楹柱上刻着吳昌碩的對聯，兩位西泠印社的職工正用水泥把楹聯抹平。我請他們讓我看完再抹，并問他們：不抹上不行么？其中一個先生停下手，悄悄對我說：抹上水泥，以后還能鏟下，對石刻並無影響。要是現在被人砸掉，那損失就沒辦法挽救了。當時我聽了是心中一熱，生出莫名的感激之情。然后我走到玻璃櫃臺前，買了一把刻刀和一塊最便宜的小印石，算是紀念，因爲這些東西在北方早已列爲『四舊』，從櫃臺上消失了。這時那位店員不知從哪裏變出一本印譜，自己翻弄着。印譜很薄，我一看，是西泠印社印的《吳昌碩篆刻選》，便問他賣不賣。他自然說不賣。但沒用我說幾句好話，他大約看出了我的真誠，就賣給了我，然後從櫃臺下面飛快地又抽出一冊《西泠四家印譜》，讓我趕快裝到書包裏。他輕聲地對我說：『能保存下一本是一本，以後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事情過去整整四十年了，二十歲的青年已經變成老朽，但如今想起這事，還讓我對那幾位西泠印社的先生油然而起敬。

现在的青年可能不會認爲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那年八月開始的『紅色恐怖』還沒有結束，『四舊』可以

和反革命傳單甚至私藏的武器、電臺歸爲一類。孤山上看似平和的游人之群，隨時會由一個火星變成暴民之衆。附近的岳墳剛剛被砸，塋墓已被夷平，鄂王碑橫躺在地上，整個墓園一片狼籍。幾個外地紅衛兵悲憤地用毛筆在報紙上寫下五個大字：『這就是岳墳！』讓陸續而來的學生們茫然、憤然、默然。但這個紅衛兵寫這幾個大字時，是冒着被打被鬥的危險的。相比之下，那幾個沒有紅袖章作保護的西泠印社店員，被揪鬥的危險就更大的多，后果也更爲嚴重。對他們所作的這些小事，難道不應該表示敬意么？他們和魯迅先生相比，當然是小人物，但那種在狂風暴雨般的社會動蕩中不忘保存民族文化的精神是相通的。

此時我又想起在黃山所見的一幕，兩天來我們三人是黃山的僅有訪客，及至回至山腳的時候，却見到了五個紅衛兵，三女二男，嘻嘻哈哈地上山，正和我們走碰頭。我正在暗驚總算遇到了同好，却突然發現，他們中有兩人手裏却拿着斧子。他們不是一面游山逛水，一面還不忘革命，捎帶着審查和毀滅文化呢？迎客松前的摩崖上本有張善孖、張大千兄弟的一副絕妙的對話，猿公舊地重游，題道：『如何？』虎痴初到黃山，答道：『果然！』後來我再到黃山，好像這一妙對已經不全了，我總懷疑是那幾位斧頭革命家下的狠手。但在那八表同昏的年代，對這幾個無知的中學生又何必做什么嚴厲的指責呢？前幾年我去看望奚嘯伯先生的哲嗣奚延宏先生，聊天中我問起，老先生解放后演的戲我差不多都看過，就是沒有看過《走雪山》。延宏先生說：『你是不可能看過的，建國之后只演了一次，是康生點給他自已看的，而且專門點奚嘯伯。《走雪山》聽奚先生而不聽名氣更大的馬先生，由此看來，康生對舊戲是相當內行的。但他們一面欣賞着，一面把這些藝術家打成右派，劃入另冊，把他們的藝術生命殘忍地扼殺掉。當年魯迅編印《北平箋譜》時，邵洵美主編的雜誌《十日談》中就有人放出冷箭，譏刺魯迅和鄭振鐸『大開倒車』。魯迅反諷道：『這些東西，真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吃完許多米肉，搽了許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點給未來的人們的——最末，是「大出喪」而已。』（魯迅一九三四年一月致鄭振鐸信）康生之流如果和『這些東西』相比，豈不更不是東西了么！』

魯迅編印《北平箋譜》，一方面是爲了保存民族的文化遺產，一方面是爲新生的藝術提供營養。今天西泠印社的同志們與費君重印此書，意願當亦同此。聯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我就更加感念西泠印社和千千萬萬爲傳承民族文化而盡心盡力的普通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歷經多少劫難，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其所以能重新萌芽以至葱籠茂盛，綠遍天涯，不僅需要『春風』，更需要土壤，那土壤就是甘爲文化獻身的廣大普通民衆。

北平箋譜，為魯迅先生與鄭振鐸先生合資，由鄭先生在北平盡量收集坊間箋樣，再全部寄滬，由魯迅先生選定付印。每一箋式，套色印刷多次始成。其中箋樣的複雜，用色的調勻，是較平市日用購得的精到，在中國歷來箋譜中，未見有如此書之充足具備者。茲者故都淪陷，藝術界即欲從事整理，在短期間恐難做到。瀏覽此書，彌足珍貴。本書初版時，即為愛好者預約淨盡，後雖欲多設法，寧付高價而不易得。頃已絕版，而識者每一道及，即以求獲得見為憾。李秋君先生，藝術名家，書畫聖手，適當四十大慶，俗物不敢奉贈，謹以家藏好書敬呈。左右亦名馬遇伯樂寶劍贈力士之意，想秋君姊當加哂納也。

許廣平



廿七、十一、十五日

謹賀

秋君姊四旬大慶

許廣平敬贈



魯迅西諦編

北平賤譜

尹默



北平箋譜序

鑲象于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衆蓋實始于中國
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象印本論者
謂當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
曼最初木刻者尙幾四百年宋人刻本則由今所見
醫書佛典時有圖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圖史之體
興矣降至明代為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出相或拙
如面沙或細于擘髮亦有面譜累次套印文彩絢爛

奪人目睛是為木刻之盛世清尚樸學兼斥紛華而
此道于是凌替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為小說作
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復騰踊然繡梓遂愈
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
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為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
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復見信箋亦漸失舊型
復無新意惟曰趨于鄙倍北京風為文人所聚頗珍
楮墨遺範未墮尚存名箋顧迫于時會苓落將始吾

儕好事亦多杞憂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異各就原
版印造成書名之曰北平等譜于中可見清光緒時
紙鋪尚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鑲以
製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
觀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牋出似為當代文人特
作畫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
入北京初為鑄銅者作墨合鎮紙面稿俾其影鑲既
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于牋紙才華蓬勃

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
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画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
遂越前修矣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
諸君皆画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卒末以後始
見數人分画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意
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畫後有作者必將
別闢塗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當遠俟于暇日
也則此雖短畫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画刻鏤盛

衰之事頗寓于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
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為後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記



天行山鬼書



北平箋譜序

詩箋之作由來已久迄明季胡曰

慎十竹齋箋譜出精工富麗備

具眾美中國雕版彩畫至是

歎為觀止李克恭序云昭代自嘉

隆以前箋制樸拙至萬曆中年

稍尚鮮華然未盛也至中晚而
稱盛矣歷天宗而愈盛矣就
今傳明人簡牘之用箋觀之足
證斯言之不謬清初陳洪綬著
雲樵主持畫壇離騷圖博古
貞子傳刻遍天下八口之家至賴

呂舉火時工之著者有黃子立
範承勳等皆以饒家世其家
康乾之際盛況猶晉世傳成親
王綏秀麗不減胡氏嘉道以
迄於漸衰同光之時尤為零
落光緒末小京無師李鍾豫

劉錫珍朱郎村王振聲等
為肆人作箋意在諧俗乃陸
要道至宣統中林琴南先
生獨取玉田夢憶詞意製為
水箋清趣盡然文人為箋
作為於此民國初元陳師

曾先生為墨盒作畫稿錄成
試拓以呈付淳菁閣裝裝要乃
別饒奇趣後續成詩要若干幅
無不佳妙抒寫性情隨筆然
染雖小景短箋意態畢肖
於十竹齋畫軒外蓋別闢一

恍矣姚荅父先生總之作唐畫
磚篆西域古蹟篆雖僅仿古
不同創作然上闢及來一大派時
上歎童子陳福丁信手塗抹獨
見天真亦乃付之近氏足微作
篆之事頗亦為時人所歎美矣